

■ 古都郑州文化丛书 ■ 古都郑州文化丛书编委会编 主编 齐岸青

敬恕堂文集

〔清〕耿介撰

梁玉玮 孙红强 陈亚 校点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敬恕堂文集 / (清)耿介撰; 古都郑州文化丛书编委会编;
梁玉玮, 孙红强, 陈亚校点。
— 郑州: 中州古籍出版社, 2005. 4
(古都郑州文化丛书)

ISBN 7-5348-2347-1

I . 敬... II . ①耿... ②古... ③梁... ④孙...
⑤陈... III . ①耿介—文集
②古典诗歌—作品集—中国—清代
③古典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清代 IV . I 214. 9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01244 号

责任编辑: 张弦生

责任校对: 李远

出版社: 中州古籍出版社

(地址: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: 450002)

发行单位: 新华书店

承印单位: 郑州豫兴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90mm × 1240mm **1 / 32**

印张: 18. 75

字数: 360 千字

版次: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**印次:**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7-5348-2347-1 / I · 808 **定价:** 66. 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。

《古都郑州文化丛书》编纂委员会名单

名誉主任:李 克

主任:王文超

副主任:赵建才 李柳身 杨丽萍 尚有勇 孙新雷 王 薇

编 委(按姓氏笔画):王志坚 司福亭 任 伟 齐岸青

刘河明 张保科 张晓圻 宋柏松 范 强 岳俊华

庞新智 赵 健 郭书营

主编:齐岸青

卷首语

古都历史是国家文明发展的核心载体，是民族文化的象征。古都郑州地处华夏文明发祥之地，人文荟萃，文化博大精深，源远流长，许多足以影响我们民族文化形成、国家发展的故事最初就是在这块土地演绎诉说的，根脉传袭为后世留下永恒而瑰丽的遗产。

寻求郑州古都历史文化的脉络，我们可以触摸到约十万年前织机洞古人类活动遗迹，七千多年前裴李岗农耕原始文明遗址和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址，尤其是郑州地区考古发现的西山古城、王城岗古城、新寨古城、商城遗址、小双桥遗址、郑韩故城……更是讲述自黄帝、夏禹、商汤以来古都郑州的辉煌，丰厚的文化遗存无言地镌刻着郑州古都历史之碑。尤其是郑州商城遗址，历经五十餘年的考古调查、发掘、研究、论证，其商王朝开国之毫都的历史地位已是无可辩驳的史实。郑州商城规模之大，规划布局之严整，内涵之丰富，气魄之宏伟，堪称当时世界之最。它不仅是至今为止有文字记载的中国最早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中心，也是当时世界文明中心之一。商城遗址 3600 年以来始终在见证中华民族的文明历史，在展示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，是我们城市的光荣，也是中国人的骄傲。

作为中国八大古都之一的郑州，在它飞跃发展保持充沛生命活力的同时，也传承珍藏了无数文化遗迹，这些独有的历史记忆和蕴含的文化精髓，无疑是这座文明古都的生命根系和精神魂魄。对古都文化的发掘、保护、整理、研究、发展是我们每一个生活在其

间市民的责任，更是我们城市建设者、决策者神圣的义务。我们只有认识历史，才有可能认识自己，才有可能建设未来的新郑州。鉴于此，《古都郑州文化丛书》的编纂、出版是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工作，是一件文化绵延、福祉后世的工作，希望丛书能够成为我们文化血脉相承的重要构成。

段强



前　　言

清朝定鼎之后，国家经过一个时期的休养生息，社会日趋稳定，百废渐兴，崇儒佑文之风重起，学术活动日盛。顺康时期，仅中州以孙奇逢为首称名宿硕儒者就有汤斌、张沐、李来章、窦克勤、冉觐祖、张伯行等十数人之多。嵩阳耿介亦是其中重要人物之一。

耿介，字介石，号逸庵，学者称嵩阳先生。登封人。生于明天启三年（1623），清顺治九年进士。先后在福建、江西、直隶任职，所至重视民间疾苦，造船筑城，安抚百姓，禁革积弊，平冤息讼，颇有政声。母丧丁忧回籍，杜门读书，深研程朱，以洛闽为宗。尤心折程颢“内主于敬而行之以恕”一句，并取其中敬恕二字为堂号，开始了他居敬穷理、体恕存仁的学者生涯，不复出仕。以后的四十年里，主要从事学术、教育、著述活动并主持嵩阳书院。在他的主持下，嵩阳书院这座曾被誉为天下四大书院之首的著名学府，于历经劫难之后得以兴复，四方学者闻风而至，弦诵之声重响山谷，培养出不少人才，创造了宋以后的又一次辉煌。汤斌评价他“赋质刚方，践履笃实。服官冰蘖自矢，家居淡泊自甘，潜心经传，学有渊源。”疏荐他为官詹，辅导太子。但很快就以疾辞归，日与门弟子讲学，终身无忿矜之容。康熙三十二年（1693）卒于乡，终年七十一岁。一生著述甚丰，有《理学要旨》、《孝经易知》、《中州道学编》、《嵩阳书院志》、《敬恕堂存稿》、《省克录》、《敬恕堂文集纪年》等书行世。

《敬恕堂文集纪年》是耿介专著以外的各种著述，以写作年月为序编辑而成的文集，亦名《敬恕堂文集》，共十卷，内容为耿介自明崇祯十五年（1642），至去世前一年即康熙三十一年（1692）之间的诗、文、赋、奏章、信札和行迹，比较完整地记录了他的人生轨迹，



是他一生的出处行藏之书。研究耿介其人及学术思想，是书是不可或缺的文献，同时也不失为了解清初思想学术活动和社会生活状况的参考资料。卷前另有他人为是书写的序、传、行略、跋，和耿介撰写的《自叙》。

是书据耿介子耿都为其父撰写的行略中提到有刻本藏于家，然而登封知县薛国瑞序中说，是耿介好友柘城窦克勤之子克承父志与其合谋，“搜先生之余箧，尽付之剞劂”。时康熙四十七年，耿介已去世十五年。耿介后裔在同治三年重镌是书的跋中亦说：“余祖没后，囊底空虚，柘城窦静庵先生令嗣，念道义之重，谋于邑侯薛公，共捐金募资，搜遗箧而刻之，而是书得以行于世。”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，耿介在世时是否刻过是书。如果没有，那么耿介之子何以说有刻本藏于家？而且民国中州著名学者李时灿在其所辑《中州艺文录》中录有耿介为是书撰写的《自序》一篇。反之，薛国瑞与耿介后裔之说又是从何而来呢？十五年并不算长，而且也没有遭受什么变故，耿介家藏刻版为何就亡佚了呢？令人困惑不解，此疑念只有留待发现和考证了。道光二十三年，登封邑令何其祥也曾出资借版摹印，遗憾的是遭罹火灾，烈焰之下，所存无几。目前上述版本皆鲜能见到了，幸有耿介八世孙耿菴于同治三年重镌是书，窦氏后裔光绪初年亦有补刻本，是书才赖不没。现在可见到的，也是这两种版本，而这两种版本又是依旧本重刻或补刻，所以体例、版式及每页的行数与字数、每卷的始终与页码一如前刻本，所不同者，只是刻工和纸张的优劣而已。

此次校点工作用的底本，是郑州市图书馆所藏同治重镌本，以收录有耿介著文的其他文献作为参校，如《嵩阳书院志》、《汤子遗书》、《孙奇逢集》、乾隆《登封县志》。体例仍袭旧制，其中有些文稿纪年有误的，在校记中说明，不作调整，只是将别人撰写的传、行略、跋等，附在文集后。再者就是文集中涉及到的与耿介有关的人物，由于他们的称谓用的都是字或号或官职的别称，查证起来很困

难，虽然如此，还是花了不少力气，翻阅许多文献，将可考证出的，在校记中简单作以介绍，使书的信息量更丰富一点。书中有些诗文有重复现象。这些诗文究竟应放在何年之中，不可全考。故一仍其旧，在此一并说明。

原书目录非常简单，每卷下只是一个干支纪年的罗列。为了阅读和检索方便，我们排出了一个详细的目录，即卷下编年用干支、年号、公元三种纪年同时标明，年下列出篇名，使读者一目了然。另据乾隆《登封县志》，有耿介撰《嵩崖易义序》、《白松溪传》、《郜如城传》、《刘方壶传》四篇，不知何故未收入，此次校点时我们把这四篇文章，还有前边提到的耿介撰写的《自序》，作为补遗附在卷后，以使新版本更臻完善。

全书十卷，其中梁玉玮校点一至四卷，孙红强校点序、跋、传、行略、自叙及五至七卷，陈亚校点八至十卷和补遗。校点工作中得到了郑州市图书馆李远、张万钧、周树德三位先生的悉心指导和河南省图书馆、河南大学图书馆的同志热情帮助，在此谨向他们深表感谢。尽管如此，洋洋近五十万言，的确时感学不堪用，难窥其奥，不当之处定然不少，请读者朋友批评指正。





嵩阳耿逸庵先生文集纪年序

嵩阳居天下之中，下则有书院在焉。自二程夫子讲道于此，而伊洛涧瀍之学遂为古今所不废，如日月经天，江河亘地，其不可无人焉出而仔肩之，以传此不绝之线也明甚。然而数百年来，斯道几于泯没矣。

赖我朝定鼎，遭逢圣明，刻意以文教治天下，世之敦《诗》《书》而说礼乐者所在皆有。而耿逸庵先生遂倡斯文之统于嵩阳书院，虽其人之杰出欤，亦风化之感人者深，应运而兴，良有由也。先生甫束发声噪儒林，以名进士，由翰苑历名邦，政事之暇即盈著述。晚年谢政家居，优游乐道，率其徒诵习书院中，寒暑罔间，昼夜靡宁，不惟以斯文为己任，且骎骎乎进于道矣。维时柘城窦先生与之同志，时复往还，生同时，居同地，相与奇则赏而疑则晰，不益叹德业之不孤，而交游之相感发为难得哉。厥后先生逝矣，书院之讲堂如故也，剑佩琴书俱无恙也，而春诵夏弦之风邈乎其不可复覩，过嵩阳者，漠然徒见山高而水长焉。读其遗书，追溯其为人，方以不及见先生全集为憾。兹幸窦先生朱阳书院师师济济不减曩时，其令嗣克承父志，念朱阳与嵩阳并峙天中，而令先生生平著作谨传其半，则阐幽发潜之谓何，矧集中所言，皆有关世道人心者乎！于是以复刊《嵩阳全集》之举谋之于余。余也风尘俗吏，目不知书，文章犹谢不敏，至等而上之，所谓考德而问业者，益茫然自失矣。虽然，景星庆云，谁不知瑞？名山大川，谁不知灵？既承乏斯邑，而邑中名儒，啧啧在人耳目而曾无感慕流连之慨乐为之传焉？天下亦无此懦夫也。爰从窦子之后，捐俸若干，募资若干，搜先生之馀箧，而

尽付之削删，以公同好，以垂永久，则仰承圣治，沐浴休明，斯亦文章声气不容泯没于人心者然也。将见先生之文与嵩阳之胜共垂千古，而伊洛涧瀍道统亦于是乎在。韩愈以为“物莫不聚于所好”，余于窦子亦云。

时康熙四十有七年，岁次戊子仲秋朔，文林郎知河南河南府登封县事、濠梁薛国瑞拜序。



嵩阳耿逸庵先生文集纪年序

岁戊申按试河洛，得登封耿生荐臣卷，冠其列，亟拔之，以贡于朝。及来谒，恂恂退让，不失矩度，叩其家世，则国初硕儒逸庵先生八世孙也。

语云：“仁者必有后。”今年夏，生来省会考，奉先生《敬恕堂集》请序于余，余展读知为何大令其祥所重刻，以惠后学者。自维弁陋，于学问之道实无心得，何足以序先生之文？顾念恭承天子命，来视豫学，生平学术行谊，既无足以型多士，而豫之乡先辈所留遗以观后人者，复不能阐释而表章之，俾多士无所向方，则糠粃滋甚。如是则余虽不敏，又何敢已于言谨。按先生之读《通书》曰：“吾读《论语》，见孔门用功只在求仁。夫子罕言仁，非罕言仁也，不向深微处言仁耳，往往说个入门方法，教人下手去做。”韪哉斯言，吾有以窥先生敬恕名堂之旨矣。夫《论语》之问仁者，八圣人皆各就其质，学之所近，因其时而进退之。克复之旨得颜子请问其目，而视听言动，乃确有所据以从事。程子本之，以作四箴，其所言制外养中之道，可谓深切著明。然初学未得其要领，而专就耳目口体勉为检制，虽其心未始不以非礼为戒，以复礼为期，而涵养未醇，必至拘苦迫使浮沉作辍而失其所守，然后叹颜子天资明睿，其毅然请事者，洵非存养之既深，未足遽言省察之密也。是以洛闽始教，专提一敬字，以示初学入德之门。盖能敬则心常存，心常存则非礼自见，随见随克，则礼自几于复。先儒身体力行终有成就者，鲜不由此一言以渐窥仁体，至于私欲净尽，天理流行。敬之本立而恕行焉。得吾心之安，推而至于天下人心，而使各得其安；满吾心之量，



推而至于天下人心，而使各满其量。其廓然大公而无显微之间者，即其物来顺应，而无物我之间者也。《大学》所谓明德新民者如此，《论语》所谓修己以安人安百姓者亦莫不如此也。今试综圣言之答及门者观之，讱言也，先难也，居处执事也，行五者于天下也，皆敬之属也；爱人也，与人也，立人达人能近取譬也，皆恕之属也。质不同，学不同，时不同，而圣人与之言仁之理无不同。然则敬恕两言，贯始终，徹上下。如宾如祭，不欲勿施，特为仲弓语，其极致耳，谁谓初学求仁者能舍此而别有当务之急哉？先生扬厘中外，操履笃实，学术政绩，汤文正公荐疏尽之，今不具论。论其得力之大者，集中所著，无一语非敬恕，即无一语非求仁，且无一人不望其由敬恕以求仁。迄今世泽不衰，乡人加敬，皆其邦家无怨，久而弥彰者也。《诗》曰：“无念而祖，聿修厥德。”耿生勉乎哉。又曰：“虽无老成人，尚有典刑。”豫之人士勉乎哉。

道光二十有九年，岁次己酉十月，河南提督学政、翰林院侍读学士、大兴俞长贊谨序。



自叙

余家先世忠厚，至余祖，以耆德韬光。舍后为园，种柏数百株、竹数十竿，优游娱乐其间，非公事足迹不履市廛，五十年如一日，人谓之隐君子云。先大夫中宪府君嗣之，亦循分无求，园居自适，食贫甘淡，虽屡空终无愿外之意。

余甫离襁褓，先太恭人日授以《三字经》为讲解之。七岁入小学，即厉志勤苦。贫无烛，先太恭人燃苇柴照之，以佐夜读。偿从容为余言曰：“忆昔癸亥年闰十月十八夜半子时，将生汝之时，有燕子绕屋梁飞甚久，既分娩遂不复见。冬月百蛰伏藏，安得有燕子？此亦异事，汝其识之。”嗣后亦屡为余言之。

九岁学为文。初，循昆仲次序命名冲璧，余心弗以为善也，一日读《北山移文》至“耿介拔俗”之语，欣然易以今名，质之先生，先生笑而许之。一日晚，先生偶举一题命作破题，“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？”即应声曰：“君子之取舍决于义而已。”

年十三应童子试，题为《动容貌》，县公秦讳嘉兆拔取第三。是时家益贫，菽粟不继，茅屋仅蔽风雨，而双亲皆年老，朝夕饔餐之资皆仰给余大兄。己卯年十七，甫有室，即值凶荒疫疠。庚辰大兄遂逝，未几先大夫府君亦见背，余学业遂废。

壬午，先舅氏奉政公傅讳某极力劝之学，资以卷价，俾应考试，为县令中部刘公讳裡所赏鉴，县府皆第一。是时大河以南，土寇充斥，跋涉河北孟县赴考。宗师福建晋江黄公讳润中，拔取第一。入学适孟津乡绅李庚生先生延与令郎伴读，居覃怀者半载，朝夕课诵，爱之不啻子弟。会流寇破怀城，余南渡，携五弟亮侍奉先太恭



人，避难颍阳。有耿氏字霖寰者，忠厚称于一乡，延与其子直同读书，后遂与通宗，与直为兄弟行。值岁饥，樵采、耕耘、刈获之事，皆身亲之，出入负耒横经，未尝废学。

清朝定鼎，顺治三年丙戌，先舅氏奉政公延之训两孙，宗帅福建晋江黄公讳日祚，考取一等三名补廩，自此，每岁试、观风、季考皆第一。乡试补科，落卷批云：“轻帆迅风，一泻千里，其势便也。子文视瀚波如容刀，故不费纠缠，而言能扼要理足，抉奇才隽而养固者也。限于房额，不能列子贤书，奈何！”迟之辛卯科，得中诗二房三十三名，房师宁陵县公侯讳国泰，山西阳城人。

壬辰，会试中诗四房二百三十三名，房师宏文院编修程讳芳朝，江南桐城人。殿试三甲考选，授庶吉士，入翰林院读书，教习老师，内院学士河阳薛公讳所蕴。旧例庶常入馆，每人各一房，余与睢阳汤潜庵同年合并一房，朝夕以淡薄宁静砥砺。

癸巳，蒙世祖皇帝内院引见一次，问籍贯及年岁若干，有父母在堂否。奏云有老母在堂。

甲午，又蒙南海子引见一次。是岁，迎养先太恭人于京邸，家贫无女使，千里扶持奉侍，皆赖亡妻傅氏。氏于先太恭人为族侄女，性至孝，经流离患难之际，无一刻离侧，虽糟糠不继，而菽水未当缺；中外之衣百结，而浣濯补缀，常使适体。不幸以病卒旅寓，先太恭人伤痛之深，遂南还。秋月散馆，授内秘书院检讨，诰敕撰文。

乙未，蒙上谕：“翰林官员简擢中秘习知法度，今用人孔亟必得文行兼优之士，以学问为经济，庶能饬法惠民，助登上理。兹朕亲行裁定，耿介等皆品行清端，才猷赡裕，信任既久，图报必殷。着各照外转应得职衔升一级用，遇缺即补。”三月，补福建按察使司副使，巡视海道。陛辞之日，蒙上御太和门引见，赐坐赐茶，谕以“为朕养民”云云。八月赴任。十月，逾仙霞关。念此身在数千里之外，堂上高年垂白，回首北望，泪下沾臆。是晚，于浦城舟中读古乐



府词，有“愿君自爱莫为非，平慎行，望君归”之句，慨然曰：“此雄雉卒章意也。‘不忮不求，保用不臧。’誓若不佩服此言，则不敢复望生入仙霞关矣。”十二月至福州时，海氛正炽，十里之外，道无行人。新奉旨着选廉干道臣一员，清查海上逆产，用充兵饷。履任三日，即遵三院会委，周历福、兴、泉、延、漳、建六府，自裹糗粮，风餐露宿于豺虎瘴疠之乡。所过禁属吏馈遗，日用柴米、心红、纸张之类，皆面发价值，往来行李，文卷、衣囊而已。州县造报，册到即收，更不驳查，恐生事端。凡三阅月，清查十万馀金报院，督台李公，面加奖谕。题覆讫，有海澄公黄梧密疏，云海上逆产甚多，今所查不及十分之一。复奉旨清查，于是再三详请，蒙院允止会同海澄公取册转报。乃单骑星夜至漳州，海澄公正在借端横肆吓诈，凡有身家皆诬以逆产，一闻余到，拦路控告，哭喊震天。余遂收接状词数十纸，次日即请海澄公及漳南道镇将文武各官集大开元寺公议，有无数百姓拥挤辨冤。余始终不发一语。久之，海澄公愧愤，以百口在佛前矢誓。余因谕百姓曰：“尔等试看公爷如此发誓，岂有肯冤屈尔等之理？尔等各宜静听，不必分诉。”于是百姓皆退。自此海澄公收敛，不敢复行吓诈。但按册造报，究所查者不及百分之一耳。此行苟非立心如青天白日，亦不能服海澄公之心，使之敛戢，而沿海居民皆为所鱼肉矣。又三阅月回省，值王师进剿，奉委采造船木料，住永福县山中两月。又在南台船场监造战舰者两月。大军水陆并进，恢复闽安，随蒙军门宪委，造城海上。盖以闽安为省城门户，旧因无城，为寇所盘踞，故有此役。余调福清、长乐、连江、罗源四县夫役工匠，创建镇城，提督马得功带兵镇防。是时，海寇新败，犹有无数船舰驻泊海洋窥伺，每夜辄以快船来侵犯，我师用大炮两岸夹击，夜深始退。余昼则城头督工，夜则闻警戒备，凡四十馀日未尝解衣带。创建表里石城三百六十丈，又修造营房二百间，安插水师总兵一员镇守，始得回署，是为顺治十四年。

丁酉十月，恭遇覃恩赠先父为中宪大夫、福建巡海道按察司副

使，封先母为太恭人。

戊戌，因会审周亮工一案诖误，革职赴部候勘，及查并无片纸只字，复还原职。

壬寅，补江西湖东道，正己率属，清静不扰，与民休息。观风拔取生童数十人，朝夕与之论文，暇则登麻姑仙坛之胜，流连赋诗。遇天旱，步祷郊外，甘霖随沛，通行所属，存恤茕独鳏寡之众。甫期月，以裁缺候补回籍。

癸卯冬，补直隶大名兵备道副使；辖顺、广、大三府。畿辅之地幅员辽阔，一切钱谷、刑名、驿传、盐法、河道、兵马最称繁剧，往往遇软件同井陉道会审，岁不下数次。又南北孔道，军兴旁午，仕宦宾客，往来络绎，案牍山积，兼以前之人不为保障而为茧丝，苛求属吏，无微不入，层层剥削至小民而止，致百姓剜肉医疮，吞声含冤，莫可控拆。余甫入境，访得其情，履任之初，与属吏约，扫除积弊，绝贿赂，禁私派，缓催科，撤差提，息狱讼，苏驿困，惩衙蠹，数月之间，案无留牍，门可罗雀。每公出，随从吏役不过数人，所至一切送迎陋规尽行裁去，戒属吏勿得投递仪单。尝不时巡行民间，询问疾苦。尔时守令皆竞竞惕惧，无敢有玷官箴者。查本道修理衙舍，每岁坐派滑、浚两县银一千二百两，四季提取，官吏指一科十，最为民害；又查三府赤历，每岁攒造、催提、心红、纸张、解送、磨对、打点使费之烦，亦最为民害，于是即行文永为禁革。又恐官吏视为故事，复刊刻告示，荒村僻壤，悉令周知，计每岁三十州县所省不下三万馀金。由是三府百姓欢声载道，求阁下成青坛老师为文，勒石衙前，以垂永久。直隶最苦者逃人一事。余初任，自真定谒上台回，经内丘地方，见顺德府解逃人一起，株连窝主两邻老幼男女三四十口，哀号呼吁，不忍闻见，心中惨然者久之。因思逃人功令诚严，然亦变通由我，奈何坐致小民死地？亦足伤天地好生之心矣。于是密谕属吏，凡系逃人，或称自首，或称道路盘诘，俱不许干连窝主。申文中稍有牵累，即星夜差役将原文发回，令其洗脱干净，方与转

解。在任将及期年，所属三十州县，共拿解逃人三百馀起，并未干连窝主一人。

甲辰秋，丁先太恭人艰，申请以大名府韩知府署道事，未候批详，即将印务交代奔丧南旋。所过绅衿百姓皆身为挂孝，攀辕车路奠，络绎不绝，哀号震野，直至出境乃已。比至家，犹有百姓多人，负布幛数百里来灵前哭奠者。又有江西湖东文武绅衿，亦数千里遣使来致奠者。

丁未，起复入都，因失觉察钱粮一案，审系前任事，而部议以原品休致。后台臣田讳六善特疏参“此案前后开复，舛错不公，吏部回奏，某等相应复还原职候补。”而余莪蒿痛深，不复作春明之梦矣。由是励志为圣贤之学，得明道程夫子“内主于敬而行之以恕”之语，佩服之，因以敬恕堂，与同志会文讲学。谓千圣道脉，自有正宗，溯流洛闽，究源洙泗，此吾辈今日阶级也，乃辑《理学要旨》一编，使有志者皆从此入。

癸丑，藉睢阳汤潜庵先生为介绍，远诣苏门，执贽于夏峰孙先生。留三日，开发以大道之要，觉得触处皆性命流行。

丙辰，上蔡张仲诚先生来嵩下，相与考证辨晰。

丁巳，创修嵩阳书院。适长洲牖如张公为邑宰，鼓舞振兴，来学者众。

庚申辛酉之间，柘城窦敏修先生三过书院，其志同道合，具见于往来书札唱和诗章。汤潜庵先生时时惠我翰教，诱掖谆至，启迪为多。

壬戌，《嵩阳书院志》成。

癸亥，抚军王印周先生请赴大梁书院讲学，为诸生发挥《太极图疏义》及孔门言仁言孝之旨，而贯之以诚敬。是岁，张公以卓异升任去，继之者为晋中子明王公，相与协力，修复书院，兴学造士，而弟子日进。

甲子，纂修《孝经易知》成。俾书院及闔邑成人小子皆读《孝

